蜀山劍俠傳/02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十四回　望門投止 趙心源門內接銀鏢　渡水登萍 陶孟仁江心觀絕技

下一回▶

那趙心源原名崇韶，乃是江西世家，祖上在明朝曾爲顯宦。趙心源從小隨宦入川，自幼愛武，在青城山中遇見俠僧軼凡，練了一身驚人的本領。他父親在明亡以後，不願再事異族，隱居川東，課子力田。去世之後，心源襲父兄餘產，仗義輕財，到處結納異人名士，藝業也與日俱進。江湖上因他本領超羣，又有山水煙霞之癖，贈他一個雅號，叫做煙中神鶚。他與陸地金龍魏青，乃是同門師兄弟。近年因在四川路上幫助一家鏢客，去奪回了鏢，無意中與西川八魔結下仇怨。因常聽魏青說起陶鈞輕財好友，好武而未遇名師，便想去投奔於他，借以避禍。好在他的名江湖上並無人知道，八魔祇以爲四川是他的老家，暫時不會尋訪到江西來。又見陶鈞情意殷殷，便住在他家中，用心指導他內外功門徑。三年光陰，陶鈞果然內外功俱臻上乘。對於心源，自然是百般敬禮。

有一天，陶鈞正同心源在門前眺望，忽然覺得有一個亮晶晶的東西飛來，再看心源，已將那東西接在手中，原來是一支銀鏢。正待發問，忽見遠處飛來一人，到了二人跟前，望着心源笑道：「俺奉魔主之命，尋閣下三年，正愁不得見面，卻不想在此相遇。現在祇聽閣下一句話，俺好去回覆我們魔主。」說罷，獰笑兩聲。心源道：「當初俺無意中傷了八魔主，好生後悔。本要登門負荊，偏偏又被一個好友約到此地，陪陶公子練武。既然閣下奉命而來，趙某難道就不識擡舉？不過趙某還有些私事未了，請閣下上覆魔主，就說趙某明年五月端午，準到青螺山拜訪便了。」那人聽了道：「久聞閣下爲人素有信

義，屆時還望不要失約纔好。」說罷，也不俟心源還言，兩手合攏，向着心源當胸一揖，即道得一聲：「請！」心源將丹田之氣往上一提，喊一聲：「好！閣下請吧！」再看那人，無緣無故，好似有甚麼東西暗中撞了似的，倒退出去十幾步，面帶愧色，望了他二人幾眼，回身便走，步履如飛，轉眼已不知去向。

陶鈞見心源滿臉通紅，好似喫醉了酒一般，甚覺詫異。剛要問時，心源搖搖頭，回身便走。回到陶家，連忙盤膝坐定，運了一會兒氣，纔說道：「險哪！」陶鈞忙問究竟。心源道：「公子哪裏知道。適纔那人，便是四川八魔手下的健將，名叫神手青鵰徐岳的便是。」說罷，將手中接的那支銀鏢，遞與陶鈞道：「這便是他們的請柬。祇因我四年前，在西川路上，見八魔中第八的一個八臂魔主邱舲，劫一位鏢客的鏢，他們得了鏢，還要將護鏢的人殺死。我路見不平，上前解勸，邱舲不服，便同我打將起來。他的人多，我看看不敵，祇得敗退。不知甚麼所在，放來一把梅花毒針，將他們打敗，纔解了鏢客同我之圍。放針的人，始終不曾露面。八魔卻認定了我是他們的仇敵。我聽人說，他非要了我的命不可。我自知不敵，祇好避居此地。今日在莊外遇見徐岳，若非內功還好，不用說去見八魔，今日已受了重傷。那徐岳練就的五鬼金沙掌的功夫，好不厲害。他剛纔想趁我不留神，便下毒手。幸喜我早有防備，用丹田硬功回撞他一下，他就不死，也受了內傷。我既接了八魔請柬，不能不去。如今離明年端午，祇有九個多月，我要趁此時機，做一些準備，不能在此停留。公子藝業未成，我也不要做公子的師父，辱沒了公子資質。天下劍仙異人甚多，公子如果有心，還是出門留心，在風塵中去尋訪。祇要不驕矜，能下人，存心厚道，便不會失之交臂的。」陶鈞聽心源要走，萬分不捨，再四挽留不住，又知道關係甚大，祇得忍痛讓心源走去。由此便起了出門尋師之念。好在家中有陶全掌管，萬無一失。於是自己也不帶從人，打了一個包袱，多帶銀兩，出門尋覓良師異人。因漢口有先人幾處買賣，心源常說，蜀中多產異人，陶鈞就打算先到漢口，順路入川。

行了月餘，到了漢口。陶家開的幾家商店，以宏善堂藥鋪資本最大，聞得東家到來，便聯合各家掌櫃，分頭置酒洗塵。陶鈞志在求師，同這些俗人酬應，甚覺無聊。周旋幾天之後，把各號買賣賬目略看了看，逢人便打聽哪裏有會武術的英雄。那武昌城內趕來湊趣的宏善堂的掌櫃，名叫張興財，知道小東家好武，便請到武昌去盤桓兩日，把當地幾個有名的武師，介紹給陶鈞爲友。陶鈞自從跟心源學習武功之後，大非昔比。見這一班武師並無甚麼出奇之處，無非他們經驗頗深，見聞較廣，從他們口中知道了許多武俠軼聞，綠林佳話，心中好生歆慕。怎奈所說的人，大都沒有準住址，無從尋訪。便想再住些日，決意入川，尋訪異人。衆武師中，有一個姓許名鉞的，使得一手絕好的子母鴛鴦

護手鉤，輕身的功夫也甚好，外號展翅金鵬。原是書香後裔，與陶鈞一見如故，訂了金蘭之好。這時已屆隆冬，便打算留陶鈞過年後，一同入川，尋師訪友。陶鈞見有這麼一個知己伴侶，自然更加高興。因厭藥店煩囂，索性搬在許鉞家中同住。

有一天，天氣甚好，漢口氣候溫和，雖在隆冬，並不甚冷，二人便約定買舟往江上游玩。商量既妥，也不約旁人，僱了一祇江船，攜了行竈酒食。上船之後，見一片晴川，水天如鏡，不覺心神爲之一快。二人越玩越高興，索性命船家將船搖到鸚鵡洲邊人迹不到的去處，盡情暢飲。船家把船搖過鸚鵡洲，找了一個停泊所在。陶、許二人又叫把酒食搬上船頭，二人舉酒暢談。正在得趣之際，忽見上流頭遠遠搖下一隻小船，這隻船看去簡直小得可憐，船上祇有一把槳，水行若飛。陶鈞正要說那船走得真快，還未說完，那船已到了二人停舟所在。小船上的人是一個瘦小枯乾的老頭，在數九天氣，身上祇穿着一件七穿八洞的破單袍，可是漿洗得非常乾淨。那小船連頭帶尾不到七尺，船中頂多能容納兩人。船頭上擺了一把瓦茶壺，一個破茶碗，還有一個裝酒的葫蘆。那老頭將船靠岸，望了陶、許二人兩眼，提了那個葫蘆，便往岸上就走，想是去沽酒去。那小船也不繫岸，祇管順水漂泊。陶鈞覺得稀奇，便向許鉞道：「大哥，你看這老頭，想是貪杯如命，船到了岸，也不用繩繫，也不下錨，便上岸去沽酒。一會兒這船隨水流去，如何是好呢？」說時那船已逐漸要離岸流往江心。陶鈞忙命船家替他將船攏住。船家領命，便急忙用篙竹竿將那船鉤住。說也可笑，那船上除了幾件裝茶、酒的器具外，不用說錨纜沒有，就連一根繩子也沒有，好似那老頭子根本沒有打算停船似的。船家祇得在大船上尋了一根繩子，將那小船繫在自己船上的小木樁上。許鉞年紀雖祇三十左右，閱歷頗深，見陶鈞代那操舟老頭關心，並替他繫繩的種種舉動，祇是沉思不語，也不來攔阻於他。及至船家系好小船之後，便站起身來，將那小船細細看了一遍。忽然向陶鈞說道：「老弟，你看出那老頭有些地方令人可疑麼？」陶鈞道：「那老頭在這樣寒天祇穿一件單衫，雖然破舊，卻是非常整潔。可是他上岸的時候，步履遲鈍，又不像有武功的樣子。實在令人看不透來歷。他反正不是風塵中異人，便是山林內隱士，絕非常人。等他回來，我們何妨請他喝兩杯，談談話，不就可以知道了麼？」許鉞道：「老弟的眼力果然甚高，祇是還不盡然。」

陶鈞正要問是何緣故，那老頭已提着一大葫蘆酒，步履蹣跚，從岸上回轉。剛到二人船旁，便大喝道：「你們這羣東西，竟敢趁老夫沽酒的時候，偷我的船麼？」船家見老頭說話無禮，又見他穿的那一身窮相，正要反脣相罵。陶鈞連忙止住，跳上岸去，對那老頭說道：「適纔閣下走後，忘了繫船。我見貴船隨水漂去，一轉眼就要流往江心，所以纔叫船家代閣下繫住，乃是一番好意，並無偷盜之心。你老休要錯怪。」那老頭聞言，

越發大怒道：「你們這羣東西，分明通同作弊。如今真贓實犯俱在，你們還要強詞奪理麼？我如來晚一步，豈不被你們將我的船帶走？你們莫非欺我年老不成？」陶鈞見那老頭蠻不講理，正要動火，猛然想起趙心源臨別之言，又見那老頭雖然焦躁，二目神光炯炯，不敢造次，仍然賠着笑臉分辯。那老頭對着陶鈞，越說越有氣，後來簡直破口大罵。

許鉞看那老頭，越覺非平常之人，便飛身上岸，先向那老頭深施一禮道：「你老休要生氣，這事實是敝友多事的不好。要說想偷你的船，那倒無此心。你老人家不嫌棄，剩酒殘餚，請到舟中一敘，容我弟兄二人用酒賠罪，何如？」那老頭聞言，忽然轉怒爲喜道：「你早說請我喫酒，不就沒事了麼？」陶鈞聞言，暗笑這老頭罵了自己半天，原來是想詐酒喫的，這倒是訛酒的好法子。因見許鉞那般恭敬，知出有因，自己便也不敢怠慢，忍着笑，雙雙揖客登舟。坐定之後，老頭也不同二人寒暄，一路大喫大喝。陶、許二人也無法插言問那老頭的姓名，祇得殷勤勸酒敬菜。真是酒到杯乾，爽快不過。那兩個船家在旁看老頭那份窮喝餓喫，氣忿不過，趁那老頭不留神，把小船上繫的繩子悄悄解開。許鉞明明看見，裝作不知。等到船已順水流出丈許，纔故作失驚道：「船家，你們如何不經意，把老先生的船，讓水給衝跑了？」兩個船家答道：「這裏江流本急，他老人家船上又無繫船的東西，通共一條小繩，如何繫得住？這大船去趕那小船，還是不好追，這可怎麼辦？好在他老人家正怪我們不該替他繫住他的小船，想必他老人家必有法子叫那船回來的。」那老頭聞船家之言，一手端着酒杯，回頭笑了笑道：「你說的話很對，我是怕人偷，不怕它跑的。」陶鈞心眼較實，不知許鉞是試驗老頭的能耐，見小船順水漂流，離大船已有七八丈遠，忙叫：「船家快解纜，趕到江心，替老先生把船截回吧。」

船家未及答言，老頭忙道：「且慢，不妨事的，我的船跑不了，我喫喝完，自會去追它的，諸位不必費心了。」許鉞連忙接口道：「我知道老前輩有登萍渡水的絕技，倒正好借此瞻仰了。」陶鈞這纔會意，便也不開口，心中甚是懷疑：「這登萍渡水功夫，無非是形容輕身的功夫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，如在水面行走。昔日曾聽見趙心源說過，多少得有點憑借纔行。看那船越流越遠，這茫茫大江，無風三尺浪，任你輕身功夫到了極點，相隔數十丈的江面，如何飛渡？」仔細看那老頭，除二目神光很足外，看不出一些特別之點。幾次想問他姓名，都被他用言語岔開。又飲了一會兒，小船隔離更遠，以陶、許二人目力看去，也不過看出在下流頭，像浮桴似的露出些須黑點。那老頭風捲殘雲，喫了一個杯盡盤空。然後站起身來，酒醉模糊，腳步歪斜，七顛八倒地往船邊便走，陶鈞怕他酒醉失足江中，剛一伸手拉他左手時，好似老頭遞在自己手上一個軟紙團，隨着把手一脫，陶鈞第二把未拉住，那老頭已從船邊跨入江中。陶鈞嚇了一跳，「不好」兩字還未喊出口，再看那老頭足登水面，並未下沉，回頭向着二人，道一聲「再見」，踢裏

趿拉，登着水波，望下流頭如飛一般走去。把船上衆人，嚇得目定口呆。江楚間神權最盛，兩個船家疑爲水仙點化，嚇得跪在船頭上大叩其頭。

許鉞先時見那老頭那般作爲，早知他非常人。起初疑他就會登萍渡水的功夫，故意要在人前賣弄。這種輕身功夫，雖能提氣在水面行走，但是頂多不過三四丈的距離，用蜻蜓點水的方式，走時也非常喫力。後見小船去遠，正愁老頭無法下臺，誰知他竟涉水登波，如履平地。像這樣拿萬丈洪濤當做康莊大路的，簡直連聽都未聽說過。深恨自己適纔許多簡慢，把絕世異人失之交臂。陶鈞也深恨自己不曾問那老頭姓名。正出神間，忽覺手中捏着一個紙團，纔想起是那老頭給的。連忙打開一看，上面寫着「遲汝黃鶴，川行宜速」八個字，筆力遒勁，如同龍蛇飛舞。二人看了一遍，參詳不透。因上面「川行宜速」之言，便想早日入川，以免錯過良機。同許鉞商量，勸他不要顧慮家事，年前動身。許鉞也祇得改變原來安排，定十日內將家中一切事務，託可靠的人料理，及時動身。當下囑咐船家，叫他們不要張揚出去。又哄騙說：「適纔這位仙人留得有話，他同我們有緣，故而前來點化。如果泄露天機，則無福有禍。」又多給了二兩銀子酒錢。船家自是點頭應允。不提。

二人回到許家，第二天許鉞便去料理一切事務。那陶鈞尋師心切，一旦失之交臂，好不後悔。因老頭紙條上有「遲汝黃鶴」之言，臨分手有再見的話，便疑心叫他在黃鶴樓相候。好在還有幾天耽擱，許鉞因事不能分身，也不強約，天天一人跑到黃鶴樓上去飲酒，一直到天黑人散方歸，希望得些奇遇。到第七天上，正在獨坐尋思，忽然看見衆人交頭接耳。回頭一看，見一僧一俗，穿着奇怪，相貌兇惡，在身後一張桌子上飲酒。這二人便是金身羅漢法元和秦朗，相貌長得醜惡異常，二目兇光顯露。陶鈞一見這二人，便知不是等閒人物，便仔細留神看他二人舉動。那秦朗所坐的地方，正在陶鈞身後，陶鈞回頭時，二人先打了一個照面。那秦朗見陶鈞神采奕奕，氣度不凡，也知他不是平常酒客。便對法元道：「師父，你看那邊桌上的一個年輕秀士，二目神光很足，好似武功很深，師父可看得出是哪一派中的人麼？」法元聽秦朗之言，便對陶鈞望去，恰好陶鈞正回頭偷看二人，不由又與法元打了一個照面。

法元見陶鈞長得丰神挺秀，神儀內瑩，英姿外現，簡直生就仙骨，不由大喫一驚。便悄悄對秦朗說道：「此人若論功行，頂多武術纔剛入門；若論劍術，更是差得遠。然而此人根基太厚，生就一副異稟。他既不會劍術，當然還未被峨眉派收羅了去。事不宜遲，你我將酒飯用完，你先到沙市相候，待我前去引他入門，以免又被峨眉派收去。」師徒用了酒飯，秦朗會完飯賬，先自一人往沙市去了。法元等秦朗走後，裝作憑欄觀望江景，

一面留神去看陶鈞，簡直越看越愛。那陶鈞起先見法元和秦朗不斷地用目看他，一會兒又見他們交頭接耳，小聲祕密私談，鬼鬼祟祟的那一副情形，心中已經懷疑。後來見秦朗走時，又對他盯了兩眼，越發覺得他二人對自己不懷好意。陶鈞雖造詣不深，平時聽趙心源時常議論，功夫高深同會劍術的人種種與常人不同之點，估量這兩個人如對自己存心不善，絕不容易打發。那和尚喫完不走，未必不是監視自己。自己孤身一人，恐難對付；欲待要走，少年氣盛，又覺有些示弱。自想出世日淺，並未得罪過人，或者事出誤會，也未可知。於是也裝作憑欄望江，看街上往來車馬，裝作不介意的樣子。

正在觀望之間，忽見人叢中有一個矮子，向他招呼。仔細一看，正是他連日朝思暮想、那日在江面上踏波而行的那個老頭，不由心中大喜。正要開口呼喚時，那老頭連忙向他比了又比，忽耳旁吹入一絲極微細的聲音說道：「你左邊坐着的那一個賊和尚，乃是五臺派的妖孽，他已看中了你，想收你做徒弟。你如不肯，他就要殺你。我現時不願露面，你如想拜我爲師，可用計脫身，我在鸚鵡洲下等你。那和尚要想等你下樓，用強迫手段將你帶走。你不妨欲取故與，先去和他說話，捉弄他一下。」說完，便不聽聲響。再看那老頭時，已走出很遠去了。

說到這裏，閱者或者以爲作者故意張大其詞，否則老頭在樓下所說這些話，雖然聲小，既然陶鈞尚能聽見，那法元也是異派劍仙中有數人物，近在咫尺，何以一點聽不見呢，閱者要知道，劍仙的劍，原是運氣內功，臻乎絕頂，纔能身劍合一，可剛可柔，可大可小。那老頭說話的一種功夫，名叫百里傳音，完全是練氣功夫。他把先天真氣，練得細如遊絲，看準目標，發將出去，直貫對方耳中。聲音雖細，卻是異常清楚。漫說樓上樓下，這十數丈的距離，就是十里百里，也能傳到。劍仙取人首級于百里之外，也是這一種道理。閒話少提，書歸正傳。

話說陶鈞聞聽老頭之言，纔明白那和尚注意自己的緣故。又聽那老頭答應收他爲徒，真是喜出望外。又愁自己被和尚監視，脫身不易。望了望那和尚，好似不曾聽見老頭曾經和自己說過話一般，就此已知他二人程度高下。於是定了定心神，暗想脫身之計。那法元本想等陶鈞下樓時，故意自高身價，賣弄兩手驚人的本領，好讓陶鈞死心塌地前來求教。後來見陶鈞雖然看了他兩眼，也不過和其他酒客一樣，並不十分注意，不由暗暗罵了兩聲蠢材。他和陶鈞對耗了一會兒，不覺已是申末酉初，酒闌人散。黃鶴樓上祇剩他兩個人，各自都假裝眺望江景，正是各有各的打算。陶鈞這時再也忍耐不住，但因聽那老頭之言，自己如果一走，那和尚便要跟蹤下樓，強迫他同走，匆遽間委實想不出脫身之計。

正在凝思怎樣走法，偏偏湊趣的酒保因陶鈞連來數日，知是一個好主顧，見他獨坐無聊，便上來獻殷勤道：「大官人酒飯用完半天，此時想必有些飢餓。適纔廚房中剛從江裏打來的新鮮魚蝦，還要做一點來嚐嚐新麼？」陶鈞聞言，頓觸靈機，便笑道：「我因要等一個朋友，來商量一件要事，原說在傍晚時在此相會，大概也快來啦。既有這樣新鮮東西，你就去與我隨便做兩樣。我此時有點內急，要下樓方便方便。倘如我那位朋友前來，就說我去去就來，千萬叫他不要走開。」說罷，又掏出一錠銀子，叫他存在櫃上，做出先會賬的派頭，向酒保要了一點手紙，下樓便走。

法元正在等得不耐煩，原想就此上前賣弄手段。及聽陶鈞這般說法，心想物以類聚，這人質地如此之高，他的朋友也定不差。便打算索性再忍耐片時，看看來人是誰。估量陶鈞如廁，就要回來，也就不想跟去。又因枯坐無聊，也叫酒保添了兩樣菜，臨江獨酌。等了半日，不見陶鈞回來，好生奇怪，心想道：「此人竟看破了我的行藏麼？」冬日天短，這時已是暝色滿江，昏鴉四集。酒保將燈掌上，又問法元爲甚麼不用酒菜。法元便探酒保口氣道：「適纔走的那位相公，不像此地口音，想必常到此地喫酒，你可知道他姓甚名誰，家居何處麼？」那酒保早就覺着法元相貌兇惡，葷酒不忌，有些異樣，今見他探聽陶鈞，如何肯對他說真話。便答道：「這位相公雖來過兩次，因是過路客人，祇知他姓陶，不知他住何處。」法元見問不出所以然來，好生不快。又想那少年既然說約會朋友商量要事，也許如廁時，在路上相遇，或者不是存心要避自己。便打算在漢口住兩天，好尋覓此人，收爲門下，省得被峨眉派又網羅了去。